

第一章 緒論

本論文旨在探討 90 年代男同志小說中的隱／現主題，在 90 年代的文學場域中同志小說是熱門的文學現象，它的興起也引起學術界的研究與討論。本章將從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的回顧、研究範圍與方法、論文結構等著手，為本文建立架構，進行基本背景的論述。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重建研究角度

書寫是作家觀察生命的呈現與解放，因本身不同的涵養而產生迥異的思考角度，反映個人的視域；同時也在所處的社會環境下，因運鏡角度的差異，而形成不同的作品。筆者長期生長在異性戀霸權(heterosexual hegemony)¹下的社會，對異性戀一男一女的配對模式，從耳濡目染、習慣成自然再到深信不疑，未曾挑戰、思考過這金科玉律的正確性；直到閱讀到小說家筆下不同的情節，在熟悉的愛情故事中，主角們上演著不同主流社會的同性戀愛情，才驚覺社會的性別取向並不是永遠朝單向發展，正常／不正常的規訓不全然是固若金湯、不可挑戰，進而讓筆者的思考角度有了全新的視野，也興起研究的興趣。劉亮雅曾說：「面對父權社會對性別與情慾深固的禁忌，書寫本身即是心靈解嚴的開始。」²對於讀者與研究者何嘗不是如此，藉由閱讀、研究，讓原本被囚禁在異性戀體制下的心靈，重新有認識世界的渴望，翻轉被異性戀體制架構的思考模式。

韋勒克(Rene Wellek)與華倫(Austin Warren)在《文學論·文學與社會》曾說過：「文學，事實上不是社會過程的反映，而是它的精髓，是整個歷史的縮影和

¹ 所謂異性戀霸權或稱為異性戀主義(heterosexism)指的是，對於不同於異性戀型態的行為、關係或團體集結，給予否定、排斥、羞辱的一種意識形態；換言之是認定異性戀男女關係為唯一情慾的模式，直接排除非異性戀關係存在的事實。詳見賴麒中，〈性傾向與就業歧視之探討〉，《性別與空間研究通訊》第 5 期(1998 年 7 月)，頁 212-215。

² 劉亮雅，〈邊緣發聲：解嚴以來的台灣同志小說〉，《情色世紀末：小說、性別、文化、美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1 年)，頁 83。

摘要。」³小說家穿梭虛實之間，將不同人物的故事，搬演於小說中，縱使是不同於主流文化的情節，但所散發出的能量仍相當巨大的；小說雖屬於虛構性質的文類，然而藉由作家的觀察，它能反映出深刻的人性，觀照人生百態。關於同志文學，白先勇接受訪問時曾說：「為什麼我會寫《孽子》或有關同性戀的小說，我對文學有個看法，尤其小說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表現人性、人情，我一直認為同性戀是人性的一部分、人情的一部分，而且從古到今均是人性的一部分，既然如此便是小說需要關照到的，在這個大題目之下，我覺得理直氣壯，跟社會禁忌、倫理道德無關，以文學表現第一。」⁴對白先勇而言，寫小說就是寫人性、反映人類的感情。同性戀一直是人性的一部分，小說家對此責無旁貸，是他創作的題材之一。

因此，同志小說不因受限於主題的禁忌，而乏人問津；同時對於同志小說的研究亦無須迴避，反而更須深入與全面性的探討，這也是筆者致力研究同志小說的目的之一。尤其在擷取與同志息息相關的「隱／現」、「衣櫃(Closet)／現身(Coming out)」等主題時⁵，小說家如何處理、呈現其中的諸多樣貌、幽微複雜之處，是筆者所關注的焦點。每次捧讀時，總有顫動與不安，那蒼涼、抑鬱的姿態，讓人為之感傷；那幽暗封閉的衣櫃與暴現的叛逆，則又使人目眩神迷。因此，同志小說中的隱與現就成為一種持續的閱讀，亦是研究的主線。

二、擴增研究疆界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在迎接千禧年，二十世紀結束之前，90年代這個世紀末，同志文學正逐漸攻佔文學版圖，以同志情慾為題材的小說席捲了文壇，成為文壇閃耀的星光。同志文學從以往的禁忌、少數、邊緣，「躍為主流文學，以至於取得正統的地位。」⁶劉亮雅就說：「90年代台灣小說的一大特色便是出現許多以性別跨界及頹廢為題材的作品。有關女性情慾與同性戀的小說紛紛出籠。兩類小說均成了大大小小文學獎常客。」⁷此兩類的小說，在90年代以

³ 韋勒克(Rene Wellek)與華倫(Austin Warren)著，王夢鷗、許國衡譯，《文學論·文學與社會》(台北：志文出版社，1990年)，頁151。

⁴ 參見曾秀萍訪問整理，〈白先勇談創作與生活〉，《中外文學》30卷第2期(2001年7月)，頁192。

⁵ 賽菊維克(Sedgwick)的《衣櫃認識論》指出，自從19世紀以來，同性戀本來就和隱／現、私／公密切相關。參見馬嘉蘭，紀大偉譯，〈衣櫃，面具，膜：當代台灣論述中同性戀主題的隱／現邏輯〉，《中外文學》26卷第12期(1998年5月)，頁135。

⁶ 孟樊，〈文學傳播現象〉，文訊雜誌社編，《1996台灣文學年鑑》(台北：文建會，1997年6月)，頁42。

⁷ 劉亮雅，〈世紀末台灣小說裡的性別跨界與障礙〉，《情色世紀末：小說、性別、文化、美學》，

前無論作品數量、能見度與書寫的作家，仍然相當罕見與缺乏，並不被歸為主流文學，以致研究者較少投入此領域。然而同志作品的缺乏，並不代表同志的不存在，而是受限於戒嚴時期思想的禁錮，社會尚未有公開討論的空間。李銀河在其所著之《同性戀亞文化》便說：「同性戀現象是在人類歷史上，在各個文化當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基本行為模式，無論是在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還是在茹毛飲血的原始部落；無論是在 20 世紀 90 年代的今天，還是在遠古時代。」⁸ 同性戀情是存在於古今中外的社會中，未可見並不代表未發生。

隨著 1987 年政治的解嚴，各種原來位於邊陲的社會弱勢者，紛紛發聲；且越來越多的禁忌被突破，使得從前渾沌不明的同志運動開始流竄，同志議題被提升到前所未見的高度；原本不會在公開場合討論的性別、情慾主題，也漸漸浮上檯面，成為新興的議題。這股風潮從社會運動擴展到文學領域，文壇因政治解嚴開放而吹皺一池春水，有關此時期同志小說的興起與特色，在本論文第二章將有詳盡的探討，但可確定的是「不管何種立場，大抵反映出了同志文學在 90 年代台灣文壇上的位置，已不是邊陲，而是中心——如果不是惟一的中心，也是中心之一。」⁹ 因此，作為文學場域的中心之一，90 年代的同志文學勢必引起文學界的矚目與討論。

既然有大量的同志文學作品湧現與得獎，有關同志文學的研究也漸漸蔚為風潮；在同志文學興起時，酷兒文學也乘勢異軍突起，更豐富了這片園地¹⁰。筆者首先整理 90 年代起關同志小說的研究目錄，以便了解整個研究方向與主題；而相關文獻內容將於下一節中探討。

簡表(一)：

日期	作者	論文	出處
1992/06	李金梅	《從〈雙鐮〉的「姊妹夫妻」論有關女同性戀作品的閱讀與書寫》	台灣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

頁 22。

⁸ 李銀河，《同性戀亞文化》(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年)，頁 13。

⁹ 許劍橋，《九〇年代台灣女同志小說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年)，頁 5。

¹⁰ 酷兒一詞是來自西方「queer」的翻譯，是由紀大偉、洪凌等人加以翻譯確定的。酷兒是以身分認同作為起點的，同志主張身分認同，而酷兒則加以質疑，它不相信異性戀社會所約定的性別角色與男女配對，也懷疑同志認同的原則。它的態度是開放、逾越、自居於邊緣的位置，拒絕為主流社會所收編，一般可用「酷兒」來指稱同性戀、雙性戀、變性、變裝、反串、脫軌的異性戀者等。因此，酷兒文學最大的特色便在於沒有固定的性別身分，表現出慾望遊移的多重性。可參考紀大偉《酷兒啟示錄》、何春蕊《性／別研究》等書。

1995/06	劉亮雅	〈擺盪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朱天文近期作品中的國族、性別、情欲問題〉	《中外文學》 24 卷第 1 期
1995/08	紀大偉	〈帶餓思潑辣：「荒人手記」的酷兒閱讀〉	《中外文學》 24 卷第 3 期
1995/08	朱偉誠	〈受困主流的同志荒人〉—— 朱天文《荒人手記》的同志關係	《中外文學》 24 卷第 3 期
1995/09	紀大偉	〈在荒原上製造同性戀聲音—— 閱讀「荒人手記」〉	《島嶼邊緣》 4 卷第 2 期
1995/12	葉德宣	〈陰魂不散的家庭主義魘魅—— 對詮釋「孽子」諸文論述分析〉	《中外文學》 24 卷第 7 期
1995/12	馬 森	〈邊陲的反撲——評三本「新感官小說」〉	《中外文學》 24 卷第 7 期
1995/12	王浩威	〈預先儲存的聲音——評「寂寞的群眾」 [邱妙津著]〉	《聯合報》42 版 1995.12.07
1996/01	楊麗玲	〈性／意識形態／權力／情／色的邪現 曲式——以 90 年代前期台灣文學媒體小 說徵獎得獎作品為例〉	當代台灣情色 文學研討會
1996/01	洪 凌	〈蕾絲與鞭子的交歡——從當代台灣小 說詮釋女同性戀的慾望流動〉	當代台灣情色 文學研討會
1997/03	紀大偉	〈台灣小說中男同性戀的性與流放〉	當代台灣情色 文學研討會
1996/05	梅家玲	〈閱讀「安卓珍妮」：雌雄同體／女同志 ／語言建構〉	現代文學教學 研討會
1996/06	蕭瑞莆	〈另一種觀點／看法：閱讀邱妙津的「鱷 魚手記」及德瑞克·賈曼的電影「花園」〉	《中外文學》 25 卷第 1 期
1996/06	劉亮雅	〈洪凌的「肢解異獸」與「異端吸血鬼列 傳」的情欲與性別〉	《中外文學》 第 25 卷第 1 期
1997/02	簡家欣	〈書寫中的現身政治——九〇年代同志 言說戰場的流變〉	《聯合文學》 第 148 期
1997/02	王浩威	〈書寫、死亡、性倒錯——從邱妙津「蒙 馬特遺書」說起〉	《聯合文學》 第 148 期
1997/03	張娟芬	〈與男同志錯身——評董啓章「雙身」〉	《聯合文學》 第 149 期
1997/03	張志維	〈以同聲字鏈製造同性之戀—— 「荒人手記」的ㄘㄨ、語術〉	《中外文學》 25 卷第 10 期
1997/03	李順興	〈「猥褻」的策略運用—— 讀「一位同性戀者的秘密手記」〉	《中外文學》 25 卷第 10 期

1997/05	雷靜海	〈同志文學的意義〉	《聯合文學》 第 151 期
1997/07	劉亮雅	〈九〇年代台灣的女同志小說—— 以邱妙津、陳雪、洪凌為例〉	《中外文學》 26 卷第 2 期
1997/07	徐淑卿	〈同女之舞——有情無欲的女同志小說 賞析〉	《中國時報》43 版 1997.07.17
1997/08	劉亮雅	〈愛慾、性別與書寫：邱妙津的女同性戀 小說〉	《中外文學》 26 卷第 3 期
1997/08	張志維	〈穿越「鏡像誤識」：閱讀「品花寶鑑」 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	《中外文學》 26 卷第 3 期
1997/12	陳碧月	〈白先勇及其小說中的同性戀人物〉	《崇右學報》第 7 期
1998/05	劉亮雅	〈怪胎陰陽變：楊照、紀大偉、成英姝與 洪凌小說裡男變女變性人想像〉	《中外文學》 26 卷第 12 期
1998/05	葉德宣	〈兩種「露營／淫」的方法「永遠的尹雪 艷」與「孽子」中的性別越界演出〉	《中外文學》 26 卷第 12 期
1998/05	馬嘉蘭	〈衣櫃，面具，膜：當代台灣論述中同性 戀主體的隱／現邏輯〉	《中外文學》 26 卷第 12 期
1998/05	朱偉成	〈（白先勇同志的）女人、怪胎、國族： ——一個家庭羅曼史的連接〉	《中外文學》 26 卷第 12 期
1998/05	趙彥寧	〈新酷兒空間性：空間、身體、垃圾與發 聲〉	《中外文學》 26 卷第 12 期
1998/10	蕭義玲	〈九〇年代新崛起小說家的同志書 寫——以邱妙津、洪凌、紀大偉、陳雪 為觀察對象〉	第二屆青年文學 會議
1999/04	曾秀萍	〈九〇年代臺灣「女同志小說」書寫的顛 覆性及其矛盾〉	《水筆仔》第 7 期
1999/05	陳耀民	〈我們都是一家人？——論「孽子」與「逆 女」中的家庭機制／身分認同及抗爭之 可能性〉	《第四屆性教育、性 學、性學、性別暨同 性戀研究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暨大 會手冊》
1999/11	劉亮雅	〈世紀末臺灣小說裡的性別跨界與頹 廢：以李昂、朱天文、邱妙津、成英姝 為例〉	《中外文學》 28 卷第 6 期
2000/03	陳綾琪	〈世紀末的荒人美學：朱天文的「世紀末 的華麗」與「荒人手記」〉	《中國現代文學理 論》17 期

2000/05	謝嘉琪	〈雌雄同體的理想國度——董啓章「安卓珍妮」一個面向的分析〉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論文集刊》第3卷
2000/05	張小虹	〈不肖文學妖孽史——以「孽子」為例〉	《怪胎家庭羅曼史》
2000/09	劉亮雅	〈邊緣發聲：解嚴以來的台灣同志小說〉	《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0/11	劉人鵬	〈尋找遺失的女同性戀與 T 婆文本〉	《誠品好讀》第5期
2000/07	曾秀萍	《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小說中的同志書寫研究》	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2001/07	朱偉誠	〈父親中國·母親(怪胎)臺灣? 白先勇同志的家庭羅曼史與國族想像〉	《中外文學》30卷第2期
2001/07	江寶釵	〈時間、空間與主體性的建構：閱讀「孽子」的一個向度〉	《中外文學》30卷第2期
2001/07	葉德宣	〈從家庭授勳到警局問訊——「孽子」中父系國/家的身體規訓地景〉	《中外文學》30卷第2期
2001/09	鄭美里	〈女同志的現象學——評「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	《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第60期
2001/10	王德威	〈驚起卻回頭評吳繼文「天河撩亂」〉	《眾聲喧嘩以後》
2002/01	謝肇禛	〈放逐與追逐——閱讀孫梓評「男身」〉	《文學經典與台灣文學》
2002/04	羅敬堯	〈如果在世紀末，一個荒人：「荒人手記」中的主體形構與當代台灣酷兒文化〉	《第二屆全國研究生文學社會學學術研討會》
2003/02	陳柏伶	〈鐘面下的「荒人」面目——以美學質素「時間」觀照「荒人手記」的主題意識〉	《當代小說論評》
2003/02	張啓豐	〈我唸著我自個的經——「荒人手記」中荒人形象之探討〉	《當代小說論評》
2003/05	呂文翠	〈遺書之後——論邱妙津文「本」中的書寫、死亡與性別政治〉	《華夏學報》第37期
2003/05	馬嘉蘭	〈揭下面具的鱷魚：邁向一個現身的理論〉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15期
2003/07	許劍橋	《九〇年代台灣女同志小說研究》	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2003/07	洪素萱	《對他/她，亦是存亡之秋》——由書寫治療論「荒人手記」》	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2003/07	魏偉莉	〈論「鬼兒與阿妖」中女同志性別角色的刻板化書寫〉	《台灣文學評論》
2003/08	劉亮雅	〈在全球化與地化的交錯之中：白先勇、李昂、朱天文和紀大偉小說中的男同性戀呈現〉	《中外文學》 32 卷第 3 期
2003/08	廖勇超	〈尋求認同，洞穿幻見：「荒人手記」中（同性情欲）創傷空間與認同政治的對話〉	《中外文學》 32 卷第 3 期
2004/02	李爽學	〈吾將上下而求索——評曾秀萍「孤臣·孽子·臺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	《文訊》第 220 期
2004/06	劉亮雅	〈鬼魅書寫：臺灣女同性戀小說中的創傷與怪胎展演〉	《中外文學》 33 卷第 1 期
2004/07	沈俊翔	《九〇年代台灣同志小說中的同志主體研究》	成功大學中文所 碩士論文
2004/09	洪士惠	〈偷窺的時代——以「最愛一百小說大選」中的同志小說為觀察對象〉	《當代》第 205 期
2004/10	張體	〈「同志」的言說——對比閱讀「品花寶鑑」和「東宮·西宮」〉	《二十一世紀》 第 85 期
2004/11	紀大偉	〈烏托邦之後——二十一世紀的臺灣同志文學生態〉	《文訊》第 229 期
2005/03	蕭雅玲	〈白先勇「孽子」中的情愛〉	《虎尾科技大學學報》 第 2 期
2005/06	蒲彥光	〈白先勇「臺北人·孤戀花」主題試析〉	《中國文學研究》 第 20 期
2005/09	陳碧月	〈曹麗娟「童女之舞」的同志情愛書寫〉	《明道學術論壇》 第 1 卷第 1 期
2005/12	陳碧月	〈從「酷兒理論」看陳雪《蝴蝶》的多元情慾書寫〉	《2005 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從簡表(一)上，可發現在有關同志小說的研究論述上，多集中在情慾主題、性別政治、同志小說介紹或個別文本分析等議題上，其中白先勇的《孽子》為討論最多的小說；與同志相關的素材，仍有許多還未被討論，或進行更深入的評析。如影響同志最鉅且最切身的現身問題，從許多同志研究以及同性戀者的個人故事都指出：現身是同性戀者認同發展過程的中心面向，它一直是同志關注的焦點與生活實際面對的事件。¹¹此現身問題將衍生出同性戀者的身分認同(identity)，在

¹¹ 參考畢恆達，〈男同性戀與父母：現身的考量、策略、時機與後果〉，《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

歷經身分認同的不同階段時，隱或現的問題都會不斷出現，或是當確認身分認同後，更會面臨現身與否的抉擇。同時同志因應現身抉擇時主體所採取的策略或是相對位置，都值得進一步去探究，因此如裡邊／外邊、衣櫃／現身、邊界／越界等，都是同性戀者的關鍵字，¹²這些有關隱／現等相關元素，均是研究者不可忽略的題材。

從簡表(一)可知：同志小說在此方面的研究上，單篇論文目前僅有馬嘉蘭〈衣櫃，面具，膜：當代台灣論述中同性戀主體的隱／現邏輯〉、〈揭下面具的鱷魚：邁向一個現身的理論〉兩篇研究。完全以小說文本去研究同志「隱／現」題材，去探索文本的意涵、表現手法的論文，就目前文學界而言仍顯得不足，且在同志小說學位論文上則尚未出現隱／現相關主題的研究，此一主題不應該被忽略，也興起筆者研究的動機。

三、男同志文本的獨特性

就學術論文的研究成果而言，有關女同志小說的研究成果，已有許劍橋《九〇年代台灣女同志小說研究》¹³，此論文以 90 年代台灣女同志小說為主題，針對女同志小說的創作背景與文本型態進行論述，並論及女同志的文化傳播、意識啓蒙、原生家庭等，可說是針對台灣女同志小說所做的整體研究。而整體同志小說的研究則有沈俊翔的《九〇年代台灣同志小說中的同志主體研究》¹⁴，此論文以 90 年代台灣同志小說為研究文本，探討書中同志主體從受壓抑、掙脫、挑釁到自塑的主體意識。男同志小說學位論文上，則是多關於 90 年代以前，同志文學經典白先勇《孽子》的研究討論，中外文學界均對此有研究論文，計有葉德宣《流行的性罔兩：「孽子」中性管制與規訓的多重技術》¹⁵、曾秀萍《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小說中的同志書寫研究》¹⁶、林宜正《白先勇「孽子」中人物的倫理之愛》¹⁷等三本論文。第一篇透過《孽子》中一些重要場景的分析與

研究》第 15 期(2003 年 5 月)，頁 39。

¹² 參考紀大偉，〈帶餓思潑辣：「荒人手記」的酷兒閱讀〉，《中外文學》24 卷第 3 期(1995 年 8 月)，頁 153。

¹³ 許劍橋，《九〇年代台灣女同志小說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年)

¹⁴ 沈俊翔，《九〇年代台灣同志小說中的同志主體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 年)

¹⁵ 葉德宣，《流行的性罔兩：「孽子」中性管制與規訓的多重技術》(桃園：中央大學英美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¹⁶ 曾秀萍，《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小說中的同志書寫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1 年)

¹⁷ 林宜正，《白先勇「孽子」中人物的倫理之愛》(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解讀，進而探討國家與家庭在規訓、管制異類情慾時所展現的共謀關係。第二篇則在探討同志從外在放逐到內在流亡的處境，與其中錯雜的權力關係，並評價白先勇在「孤臣」、「孤兒」與「孽子」三大文學創作題材上的開展與地位。第三篇則從心理學的角度架構《孽子》中人物的倫理之愛，探求人類情感中「愛」的層次，並論述《孽子》書中異性與同性朋友之愛，且分析書中主要「同性戀」人物所運用的藝術手法。

檢視這三本論文，均以白先勇的《孽子》(1983)作為研究主體，並從不同面向評論了小說中的同志議題，各有各的主題與價值；然而對於 90 年代起整體的男同志小說則尚未有學位論文出現¹⁸，這亦是筆者想去探討、挖掘、填補的動機。

根據邱珍琬所做青少年男同志認同的研究中，受訪的男同志感受到社會對於男性性別角色的期待較為嚴苛，導致對男同志產生刻板的負面印象，而有不友善與敵意。¹⁹進一步觀察台灣男同志時，將會發現他們在參與同志運動與現身時常會承受不同的壓力。張小虹在分析同志運動時，觀察到「以同志運動的『集體現身』策略而言，女同志不僅有婦運的運動經驗傳承與體驗，更有婦運做為『游移調遣空間』(space of maneuvering)，同樣的街頭運動，女同志便比男同志多了女性主義身分的曖昧游走空間，不至於被偷窺的媒體完全對號入座。」²⁰可見女同志在同志運動中比男同志多了更多的空間，降低被曝光的風險。同時在華人社會裡，同志現身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大多是來自家庭，而最難以現身的對象則是父母。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傳宗接代的觀念與父權體制下，男同志則須背負沉重的婚姻壓力，因此，在考慮入櫃 (In the Closet) 或出櫃 (Come out of the closet) 的問題時，因應的方式自然不同於女同志，兩者出櫃的方式也不盡相同，無法等同視之，男同志小說也就有其獨特性。

在同志文化中，女同志的經驗無法完全複製到男同志上，男同志也非女同志的翻版，兩者各自有不同的壓力、因應策略。傳統社會中對兩性的角色期待並不相同，而使得男女同志面對父權體制的壓迫經驗也隨之不同，兩者應顧及特殊性而分開討論。因此，在面對同志的隱／現中心議題時，以男同志為主體的研究，就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輔以在 90 年代發光發熱的同志小說中，男同志小說的

年)

¹⁸ 洪素萱的《對他／她，亦是存亡之秋》——由書寫治療論「荒人手記」碩士論文，並非針對同志主題進行論述，而是偏重以心理分析、敘事治療等理論，重新詮釋該小說。

¹⁹ 邱珍琬，〈青少年男同志認同過程與實際〉，《彰化師大輔導學報》第 23 期(2002 年 6 月)，頁 93。

²⁰ 張小虹，〈同志情人·非常慾望：台灣同志運動的流行文化出擊〉，《慾望新地圖》(台北：聯合文學，1996 年)，頁 73。論者也補充指出，台灣社會對看女、男同志的方式也不同，男同志往往受限於傳宗接代的規訓，而女同志則較容易被視為過渡階段性，對父系傳承較無威脅。

表現亦不遑多讓，出現許多優秀的文本與作家，其中有經典級的作品，亦有文學獎的常客²¹，均提供了筆者豐富且有價值的研究文本。因此，本論文將以「90年代台灣男同志小說隱／現主題研究」為題進行論述。

第二節 文獻的回顧

一、台灣男同志小說研究回顧

有關台灣男同志小說的研究，在研究取材上主要集中於白先勇的經典小說《孽子》與朱天文的百萬小說《荒人手記》。關於《孽子》的研究方向，從早期的探討父子關係、生命關懷、少男成長等討論，直到樂牧〈敏感的電影·不敏感的電檢：評「孽子」〉一文，才首見對小說同志情慾的肯定，多數的評論仍忽略書中的同志情慾。90年代起受性別論述的影響，相關研究開始注意書中同性情慾的重要性，逐漸擺脫父子關係的評論架構。例如：葉德宣的〈陰魂不散的家庭主義魍魎——對詮釋「孽子」諸文論述分析〉，探討前人蔡源煌、龍應台的論文，詮釋行為如何透過知識、無知、忽略的交錯運用，得以與權力相結合；並對家庭主義的迷思進行解構。由於蔡、龍兩人的評論每每將家庭視為神聖的伊甸園，把父子的親情當作同志最後的救贖，而忽略家庭對同志的壓迫。因此，葉德宣提出不同看法，質疑父系家庭主義的正當性，讓讀者對《孽子》重新閱讀。

張小虹的〈不肖文學妖孽史——以「孽子」為例〉，則以小說中的「擬」家庭結構與「擬」親屬關係，開拓同志家庭、社群、國家的論述空間，文中也指出「孽子」擁有「不肖」的積極反抗性。或是朱偉誠〈父親中國·母親（怪胎）臺灣？白先勇同志的家庭羅曼史與國族想像〉。本文乃論者在探討白先勇的國族關懷與怪胎情慾／女性認同之間的關聯，認為小說家藉由《孽子》不僅提供了父親認同與情慾、國族的關懷，同時也有因母親的認同以及怪胎情慾所開啓的另類國族認同空間，透過母親的認同與台灣本島連結起來。

《孽子》的學位論研究則以曾秀萍的《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小說

²¹ 簡家欣將《荒人手記》、《世紀末少年愛讀本》、《鱷魚手記》列為90年代同志必讀的三本在地小說，其中前兩本為男同志小說。可參考簡家欣，〈書寫中的現身政治——九〇年代同志言說戰場的流變〉，《聯合文學》第148期(1997年2月)，頁67。此外，紀大偉曾獲得「幼獅文學獎」、「第17屆聯合報中篇小說首獎」、「世界華文成長小說徵文得獎」等文學獎。

中的同志書寫研究》為代表，該論文結合作家與台灣社會背景，以同志書寫的探討為論文中心，並延伸至文學史的定位問題。「孤臣·孽子·台北人」三者代表白先勇同志書寫所蘊含的意義與轉折，反映了同志無根流亡的處境，在論文裡據此面向處理了同志與家國、空間、權利的關係，並進一步探討族群建構與認同問題。

朱天文《荒人手記》的研究取向，則並不完全限定在同志議題上，例如：探討作者的美學實踐、藝術手法的師承關係、創作風格等，或是分析小說的國族意義與文化現象，討論小說家與整個時代環境的關係；而以同志情慾角度切入者，則有：朱偉誠〈受困在主流的同志荒人——朱天文「荒人手記」的同志閱讀〉、紀大偉的〈在荒原上製造同性戀聲音——閱讀「荒人手記」〉、〈帶餓思潑辣：「荒人手記」的酷兒閱讀〉、張志維〈以同聲字鏈製造同性之戀——「荒人手記」的ㄘㄨ、語術〉、邱妙津的〈中國傳統裡的烏托邦——兼論「荒人手記」中的情色與「色情」烏托邦〉、羅敬堯的〈如果在世紀末，一個荒人：「荒人手記」中的主體形構與當代酷兒文化〉、張啓豐的〈我念著我自個的經「荒人手記」中荒人形象之探討〉等。

首先朱偉誠與紀大偉兩人不約而同肯定《荒人手記》對於同志文學的意義，但均指出書中所透露的性別觀點，有傾向主流文化之嫌，陷入異性戀體制的迷思，對於男同性戀的情慾、政治仍是傳統保守的。兩人以同志立場解讀《荒人手記》，擔憂它作為一個「同志文本」，並不是沒有危險與保留的。朱認為荒人的失敗主義、無法肯定同性戀的正面意義、終極反對情慾瀰漫在整個手記中。紀大偉雖對朱天文逾越性別的書寫給予肯定，認為正符合了同志「逾越性別」的特質，然而也嚴詞批判了書中所呈現的保守反動立場。紀大偉的另一篇論文，〈帶餓思潑辣：「荒人手記」的酷兒閱讀〉則是以「漂泊離散」(diasport)為切入點，探討書中男同志流放的情形，認為主角的漂泊壓力不全然是出自個人意願，而同志的現身不見得就能解放，自我放逐也不一定可獲得自由。

相較於朱、紀兩人的觀點，邱妙津的〈中國傳統裡的烏托邦——兼論「荒人手記」中的情色與「色情」烏托邦〉，則正面肯定朱天文在中國現代文學中，首次建立起「陰性的烏托邦」，這個烏托邦不僅只求脫離中心、避世、在社會制度外流放，更要以「絕對的陰性」推倒這一切，先棄置主流社會的典章、制度，再以「陰性」的感官、知覺、記憶、色情來重建。

張志維的〈以同聲字鏈製造同性之戀——「荒人手記」的ㄘㄨ、語術〉則企圖在朱、紀兩人的對《荒人手記》的批評上，以「腹語術」的同聲字鏈的關係，

揭露兩種聲音在文本中同源、同質、同一中的分裂與雜音。依作者之意小說中「自我矛盾與分裂」的成分，是小說中所欲建立的特質，並非小說家立論矛盾不穩所形成的缺陷，它反而表現了異性戀結構的不穩定，也正因如此，異性戀結構遂將種種荒謬的想像視同性戀為代罪羔羊。張志維也借用羅蘭巴特「癡狂文本」的理論，來鋪陳對色情烏托邦的想像，但卻翻轉了巴特原有的想像。

羅敬堯的〈如果在世紀末，一個荒人：「荒人手記」中的主體形構與當代酷兒文化〉，試圖從佛洛伊德的後設心理學去分析小說中，認同與主體形構的關係。文中的主角小韶因對阿堯的「否認」、「排斥」且伴隨著「自戀仿同」的作用，因此，在象徵的玻璃／撥離之間，形成鏡像式的互設／射主體。張啓豐的〈我念著我自個的經「荒人手記」中荒人形象之探討〉，則是要釐清「荒人」的範疇，作者認為小說中的阿堯既是「社會群體生活上的『荒人』」，也是「同志族群生活上的『荒人』」；而荒人也並非同志專屬，他認為小說家朱天文，從她的得獎感言可知，她將自己的情緒投射給書中的小韶，她實則亦是位荒人。

《荒人手記》的學位論文則有洪素萱《在他／她，亦是存亡之秋——由書寫治療論「荒人手記」》，論者認為朱天文有意將《荒人手記》與文學治療聯繫在一起，適合以心理治療的角度來分析。因此，論者嘗試以心理分析、敘述治療等理論，來詮釋、解讀小說，辯證《荒人手記》如何能成為治療書寫主體身心，解決生命存亡之惑的的書寫。有關同志情慾的探討，並非論文的重心。

在其他男同志小說的研究上，有張志維的穿越「鏡像誤識」：閱讀「品花寶鑑」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王德威〈驚起卻回頭——評吳繼文「天河撩亂」〉。張志維的論文首先認為兩本小說仍存有差異性，欲透過拉崗的「鏡像誤識」的觀點解讀文本。先由當前台灣的同志主體建構談起，探討同志主體建構時的「歷史誤識」、「文化誤識」、「情慾取向誤識」的裂痕，再聚焦文本內三者的關係。論者認為吳繼文引導讀者經由拼湊「時間之鏡」見證了上個世紀末中國的男同性情慾，並在此過程中知覺主體的自我解構。王德威的書評分析了小說的發展主線，並指出文本所隱含的世紀末文明的廢墟意識與身體意識的情色風潮，而他也認為小說家在進行一種悼亡傷逝的工程。

關於小說中男同性戀的研究，則有紀大偉〈台灣小說中男同性戀的性與流放〉、劉亮雅〈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交錯之中：白先勇、李昂、朱天文和紀大偉小說中的男同性戀呈現〉兩篇單篇論文。紀大偉的論文中以「流放」為主題，探討從林懷民的《蟬》、白先勇《孽子》、陳若曦《紙婚》、陳映貞〈趙南棟〉、顧肇森〈張偉〉、許佑生〈岸邊石〉、朱天文《荒人手記》再到楊麗玲的《愛染》中，

有關同性戀情慾與流放的議題，最後並論及小說中處理愛滋病的問題。流放包含了外在形式的驅除與內在心理的隔絕，「漂泊離散」是許多男同性戀小說的共同特色，書中的男主角或因主流體制的壓迫、內在認同壓力而形成流放的可能性。文後也對小說中論及愛滋病時所隱含的「愛滋病天譴論」提出討論。

劉亮雅的論文，首先介紹台灣 90 年代同志／酷兒的運動，這兩項運動在台灣是極其複雜的文化翻譯現象。後以白先勇《孽子》、李昂《禁色的愛》、朱天文《荒人手記》、紀大偉《儀式》為探討文本，依論者觀察這些小說中常有一個主要人物曾經或現在住在國外，而這角色的觀點構成了與文本中較本土的觀點互相對照的論述；文中男同志與國族主義與族群關係，均處理到台灣文化的特殊性。在這主題下，論者認為作者在寫作時接觸到西方同志或酷兒理論，又關注到本土對於男同性戀者的概念。在《孽子》中表現了作者和台灣殖民歷史的自覺和明瞭，〈禁色之愛〉則強調台灣男同性戀的主體性，顛覆了第一世界男同志者的優越感。《荒人手記》既凸顯男同志反體制、國家的立場，同時也緬懷威權時代與大中國主義的思維。《儀式》則呈現台灣國家主義的怪胎化，點出台灣殖民關係與二二八事件中人民悲慘的遭遇。這些文本中性政治與種族或族群的交疊，表現了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交會。

學位論文在整體同志小說的研究上，則有沈俊翔的《九 0 年代台灣同志小說中的主體研究》，本文藉由 90 年代的台灣同志小說探討「同志主體」在異性戀中心的社會、文化裡如何被看待與定位；分析同志作家如何藉由這些文本的書寫來傳達同志主體受到壓抑、掙扎、挑釁與自塑的主體意識。由於同志的主體性是藉由同志奪回身分詮釋權而開始的，同志是一種自覺的政治實踐、是反身分、反標籤的主體位置。作者認為 90 年代的同志書寫，呈現出主體認同的歷程，從「異性戀它者」到「特殊自我」的建構，小說家透過小說虛構與真實的特性，游走兩端，企圖呈現不同於異性戀者的情慾經驗，以建構同志的主體性。「同志書寫」在 90 年代之初也是從邊緣出發，從刻意被忽略失聲的狀態，逐步發聲，以反省和紓解社會的對立與誤解。在論述同志書寫的主體性時，作者特別說到，「同志書寫」的目的不在於建構「同志特質」以取代異性戀體制或二元對立的結構；它的意義在於呈現不同於男/女慾望的可能性，以及對現有體制的顛覆。

二、台灣同志小說中隱／現主題研究回顧

研究台灣同志小說的隱／現主題的論文均由馬嘉蘭所提出，分別是〈衣櫃，

面具，膜：當代台灣論述中同性戀主體的隱／現邏輯〉、〈揭下面具的鱷魚：邁向一個現身的理論〉兩篇研究。第一篇主要探討同性戀的面具邏輯，首先作者提出在台灣同志論述中，隱／現邏輯的呈現仍是相當二元，將同志反覆推送折返於隱／現的二極上，似乎應和了「衣櫃」，把同志置於「看得見／看不見」之間；但作者提出「面具」概念卻能挑動這二元的兩極，面具的語言並不同於二元對立的僵化，它的邏輯宣稱同志主體在「真臉」上戴上「假臉」，試圖在真實和非真實間畫下確切的楚河漢界，然而此邏輯卻一再挑動這種疆界。佔有同志面具空間的主體，是可又隱又現、不隱不現，擺盪在兩者之間。在論文的後半部，則在探討紀大偉的中篇小說〈膜〉中的隱／現修辭，如何藉由隱的手法來表現出「同性戀」。透過「膜」的意象，提供了一種身體象徵，指出越來越不可能為完整、穩定的主體性定位。

馬嘉蘭的第二篇論文則以同志現身與同志曝光為論述的主線，論文前半部作者首先指出同志在曝光中會受到傷害，因同志身分被屈辱地展現在大眾觀者面前，而這觀看者會對同志主體產生傷害。作者進一步分析，這個大眾觀者就是媒體電視，媒體常以一種「偷窺秀」來呈現同志這種煽情的新聞，在報導過程中視覺一開始就承載著性傾向的不平等，同性戀者一直位於「被看」的狀況。論文第二部分，則以邱妙津《鱷魚手記》為例，論述在台灣特有的恐同環境中，同志被置於一種帶傷害性的觀看對象下，如何實現同志現身的可能。作者分析文本後提出，同志公開承認現身的策略，可以有效翻轉那衣櫃與面具所帶來的羞恥，同志的現身是一種叛逆的高度服從，一方面突顯了異性戀文化的粗暴，一方面則讓異性戀體制看到同志的強韌力。同志配合的方式，正足以挑戰異性戀者的正當性。兩篇論文均提供筆者有關隱／現主題的思考角度，對此議題有更深刻的認識。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欲以「90年代台灣男同志小說」為研究對象，在論述分析之前，將從四個面向來說明研究的範圍，以確定論文的架構與取材。

(一) 90 年代²²

面對世紀末的 90 年代來說，台灣剛從戒嚴制度解放出來，一個掙脫蛻變、亂中有序的社會，正展現出不同以往的新局。齊邦媛說到：「直到一九八八年，政治解嚴，十年來，言論自由，百無禁忌……」²³在這百無禁忌的社會氛圍下，台灣文學亦呈現出多樣、繁複的面貌，原本受到壓抑、忽視、邊緣的題材，也漸漸嶄露頭角，成為文學場域的要角。如同葉石濤所觀察：「80 年代末期的解嚴帶來給現代台灣文學一大衝擊，台灣社會逐漸形成嶄新的民主自由社會，以前的異端思想不再是禁忌，台灣人擁有多元化，自我發揮的廣大空間。」²⁴當社會禁忌開始鬆動時，常以文學、藝術等作為表現舞台，原本受壓抑的力量頓時解放，呈現百家爭鳴的盛況。

90 年代台灣文學的新風貌，導因 80 年代末期政治的解嚴，而逐漸形塑成「眾聲喧嘩」的情景。原本屬於弱勢、邊緣的聲音如：原住民、女性運動、客語運動、同志運動等紛紛出籠。在這眾多的新興勢力中，由於性別與情慾意識的鬆動，而使得女性運動與同志運動發展得最為興盛。

從 90 年代起，同志文學日益受到重視與發掘，有越來越多的同志文學浮現在文學地表上。無論從文本的數量與文學獎兩個指標來看，90 年代確實是同志文學從崛起到發光的重要時代。許劍橋所作的「台灣同志文學各年代數量圖」上，可清楚看到 90 年代前台灣同志文學於數量上只有十位數，跨入 90 年代後則一舉突破兩百大關²⁵。而從筆者於第二章所列的同志小說得獎紀錄中，可明顯看出同志小說於此時期出色的表現，為各類文學獎的常勝軍。

從 1990 自立報系百萬文學獎、1994 年第一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首獎、1996 第一屆皇冠百萬小說首獎等文學大小獎，都有同志小說摘下桂冠的紀錄；而 1998 更有第一屆全球華文同志文學獎的誕生²⁶，種種獲獎紀錄都顯示同志小說在 90 年代不容小覷的地位。簡家欣也觀察出：「90 年代以來，台灣的小說家競相以情色愛慾作為書寫題材，而在小說中鋪陳同性愛戀的創作風潮，則形成了台灣同志運動開展的特殊背景。同志小說的清楚浮現，儼然流轉出往後各類同志言說蓬勃

²² 本論文所指的 90 年代為西元 1990-1999 年。

²³ 齊邦媛，〈霧漸漸散的時候〉，《聯合報》副刊版，1996 年 12 月 24 日。

²⁴ 葉石濤，〈台灣文學的多種族課題〉，《聯合報》副刊版，1996 年 12 月 24 日。

²⁵ 參見許劍橋，〈九〇年代台灣女同志小說研究〉，頁 4，所製作的「台灣同志文學各年代數量圖」。

²⁶ 1998 年 6 月的第一屆「全球華文同志文學獎」是由《G&L 熱愛雜誌社》所主辦，共收 121 件作品，作品類型為短篇小說，得獎依序為首獎：黃惑〈樓蘭女與六月青〉、評審推薦獎：李美井〈四方月亮與沙甸魚〉、佳作：亞力山大〈橫向發展障礙〉、林聿絜〈妳，不再是我〉、最矢〈錯肩〉、陳建志〈人魚男孩〉，後得獎作品由安克強主編集結成《樓蘭女與六月青》。

生長的鬱鬱風貌。」²⁷

總之，這十年來，就文學整體現況而言是所謂「眾聲喧嘩」的時代，呈現多元並呈的局面，主流與非主流的議題與作品並置湧現，當然同志小說亦在此時代大量興起；就同志小說而言，90年代是其興起、得獎、發光的熱潮。同志題材的作品在此時代的數量明顯比之前增加很多，並因是文學獎的常客，也開始帶動研究的風潮。因此，本文的研究時代就鎖定在1990至1999年。

(二) 男同志

「同志」就是「同性戀」別稱，這個名詞是在90年代初期才開始使用，於1992年香港影評人林奕華所引進的，乃是取「有志一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之意，當年的金馬獎國際影片觀摩展即命名為「同志影展」；²⁸而1993年台灣大學成立「同志工作坊」，更使得「同志」一詞非常迅速地成為社會所通用的名詞。²⁹由於「同性戀」一詞是由匈牙利醫師K.M.Benkert所定出的生物／醫學名詞，以性行為來界定性身分，也長期依附在二元對立的論述下，而「同志」可超越此侷限，帶有身分認同的政治選擇，「同志」一詞的含意既有志同道合之意，又有指望邁向大「同」社會的「志」向，抹銷傳統論述中「性濫交」、「性沉迷」、「性變態」、「娘娘腔」等負面意涵，反而暗示了相當政治化的共「同志」向，也是對異性戀霸權最好的反諷。³⁰從90年代初期以來，「同志」的使用逐漸為台灣文學界與學術界所接受，並成為昔日「同性戀」的代名詞。故在論文題目上以「同志」來取代「同性戀」一詞。此外，在本文所引用、探討的著作評論中，「同志」一詞是被這些作品所大量指稱，並已廣泛引用於台灣社會中，甚至在亞洲的華人社會也頻頻被使用。³¹因此，選擇以此為論述的對象指稱，並聚焦在男同志上。

在傳統社會價值觀下，性別角色有著極僵化的刻板印象，男性與女性有著

²⁷ 簡家欣，〈書寫中的現身政治——九〇年代同志言說戰場的流變〉，頁66。

²⁸ 蕭亞慧，〈這個人非常林奕華〉，《誠品閱讀》第17期(1994年8月)，頁54。

²⁹ 趙彥寧，〈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個關於文化生產的分析〉，《社會研究季刊》第38期(2004年6月)，頁210。同時根據趙彥寧的觀察「同志」亦是“queer”第一個華語翻譯。

³⁰ 周華山，〈同志論〉(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年)，頁363。

³¹ 根據趙彥寧的研究，「同志」不僅廣泛使用於台灣，甚至幾乎全面性的於90年代在亞洲與東南亞的華人社會(包含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澳洲與網路上的「中國」)被使用。可參考趙彥寧，〈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個關於文化生產的分析〉，頁210-1。

明顯的角色分野，每個人也清楚認知到社會對性別角色的期待，並努力詮釋好這個性別角色。男女同志同樣生活在性別角色分立的社會中，面對排斥同志的環境，兩者有相同的困境，但也有各自不同的壓力與發展。例如：男同志在面對現身議題時，與女同志會有不同的情景，兩者在性別脈絡裡的發展歷程並不相同。畢恆達研究顯示：第一次性經驗是男同志認同發展的里程碑，女同志則是較重視情感與愛情。女同志在社會中更為隱形。因此，不能以一個相同的認同發展模式強加在男性與女性同性戀者身上。³²同時簡佳欣也認為，男同志與女同志不論在生活或運動層面上，相異之處比相同之處來得更多，就台灣同志運動進程而言，男同志與女同志開始的起點就不相同，男同志是由「反愛滋污名」開始，女同志則是以「如何被社會看見」為主軸。³³所以就研究的空間來說，女同志小說已有學術論文進行研討分析，男同志小說則尚待深入研究，也就成為筆者致力的方向。

在研究同志小說隱／現的主題時，便選定男同志小說為分析文本，欲發掘小說中隱／現的主題意涵，以期呈現男同志小說中錯綜複雜的情慾、身分認同，並在種種壓力下所展現翻轉的張力，進而能更貼切、更完整的認識男同志，這亦是筆者所關心的問題。

(三) 男同志小說

90年代同志文學無論在發表數量或文學獎，多以「小說」為表現的文類。³⁴其實有關同志小說的定義，在西方因同志運動於不同階段，對「同志」有不盡相同的定義，而導致同志小說定義上的分歧，例如：如何為女同志文本下定義或標籤？誰是女同志作家？誰是女同志讀者？³⁵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國內，究竟什麼是同志文學？此問題也曾在「第一屆全球華文同志文學獎」³⁶中被討論，足以顯示此問題的複雜性與變異性。

首先同志書寫必有其獨特性，迥異於異性戀體制的思考模式或取材角度。社會長期依賴異性戀思維而運作，生活中的教育、文化、休閒、娛樂等無不以此為基礎，電影院上映的多半是異性戀者的愛情故事，小說中的主角也總是男女輪流

³² 畢恆達：〈男同性戀與父母：現身的考量、策略、時機與後果〉，頁 41。

³³ 簡家欣，《喚出女同志：九〇年代台灣女同志的論述形構與運動集結》(台北：台大社會所碩士論文，1997年)，頁 5。

³⁴ 劉亮雅，〈邊緣發聲：解嚴以來的台灣同志小說〉，頁 118。

³⁵ 同上註，頁 124。

³⁶ 參考安克強，〈種同志的因·結文學的果〉，《樓蘭女與六月青》(台北：熱愛，1999年)，頁 6-7。

擔綱的，同志文學畢竟仍屬於少數。究竟同志文學該如何界定呢？沈俊翔曾說：「同志書寫強調的並不是寫作主體的『性身分』，所以並未排除異性戀分享的任何可能，他在於尋求一種包容多重的聲音、多重性別的論述方式，以代替否定並排斥異己的傳統的父權論述與異性戀價值；而這個概念並無實際的寫作步驟和方法，只是同志書寫的意義，在於呈現自我與異質之間的傳播、轉化與互動」。³⁷

因此，同志書寫並不是以性別身分為界定目標，在多元化的社會中，男作家可寫女性故事、女作家可寫男性故事、異性戀者可寫同性戀者故事，同性戀者當然也可寫異性戀者的故事。安克強在主辦「第一屆全球華文同志文學獎」時，就曾對此分析說到：「文學的功能不光只為滿足特定族群，而是希望在某種程度上，達成與其他族群溝通的目的。畢竟，多年來同志所面臨的艱難處境，並不是同志本身的『問題』，而是社會長期以來污名化所形塑而成的；若能藉由同志與非同志的共同參與，改變弱勢團體對抗主流勢力的衝撞態度，也才能更與社會進行良性的互動。否則，若真要限定只有什麼人可以寫些什麼或談論些什麼，未免太蠻橫霸道，反而限制了同志文學的多元面向」。³⁸保持開放性，正是促進文學發展的動力之一。

本文所探討的男同志小說就限定在以男同性愛慾為主題、具有男同性戀情的小說，是以男同志情慾作為衡量的依據，作家本身的性別取向不是界定研究對象的指標。意即並非單指「男同志」作家所寫的小說才算是「男同志小說」，女性作家同樣也可以寫男同志小說、甚至異性戀作家也可從事男同志小說的創作，因此，男同志小說的界定是以其內容判讀為依歸。

在確定男同志小說的定義後，本文即以 90 年代的男人同志小說為研究對象。在文本選擇上，為能兼顧時代意義與聚焦在內容呈現出隱／現的主題，進而更能掌握論文題旨，深化論述。因此，選擇以楊麗玲：《愛染》、李岳華：〈紅顏男子〉、朱天文：《荒人手記》、林俊穎：《焚燒創世紀》、吳繼文：《天河撩亂》、孫梓評：《男身》，這 6 本小說為主要研究文本，以此為研究的範圍，選取標準為下：

1、切合研究主題

首先，這六本小說均有清楚的男同性愛慾，並已被文學界歸類為男同志小說³⁹；細究其內容均有隱／現題材的描寫，各從不同角度刻劃男同志現身時的場

³⁷ 沈俊翔，《九〇年代台灣同志小說中的同志主體研究》，頁 163。

³⁸ 安克強，〈種同志的因·結文學的果〉，頁 7。

³⁹ 可參考許劍橋，《九〇年代台灣女同志小說研究》，頁 301，所附錄的「當代台灣同志文學」。

景、掙扎、過程、反應，或是隱藏時所進入的空間、狀態、考量、影響等情節，篇幅較足夠為研究的題材。因此，切合本論文所研究的主題。

2、符合研究時代

在時代意義上，六本小說分別貫串起 90 年代，《愛染》(1991)、《荒人手記》(1994)、〈紅顏男子〉(1995)、《焚燒創世紀》、(1997)《天河撩亂》(1997)、《男身》(1998)，這六本小說能貫穿 90 年代的時代意義，符合本論文所研究的時代範圍。

3、以文學成就而言

由於 90 年代是同志小說大量得獎的年代，也因而引起文學界的討論與重視。就這六本小說或作家的文學成就而言，〈紅顏男子〉獲得第 12 屆聯合報小說獎短篇小說佳作、《荒人手記》獲得第 1 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天河撩亂》獲選為 1998 年開卷年度十大好書。林俊穎的《焚燒創世紀》王德威曾評：「以路數而言，林俊穎近於白先勇、朱天文。……但我以為《焚燒創世紀》畢竟別有所獲。」⁴⁰《愛染》的作者楊麗玲曾獲《中央日報》文學獎、國軍文藝金像獎、文建會小說及散文獎、台灣文學獎等殊榮；《男身》的孫梓評是文壇的新瑞作家，亦曾獲中央日報散文獎、台北文學獎等。因此，本文所欲研究的六本小說，無論文本或作家都有傑出的文學成就，其藝術手法、美學已受文壇的肯定，可為學術論文的研究底本。

(四) 隱／現

本論文所指的「隱」意為同性戀者向他人隱藏其性傾向，遮掩自己的同志身分，也可稱為「在衣櫃裡」(In the closet)；「現」則是「現身」，意指向他人表明性傾向，揭露同志身分，也可稱之為「走出衣櫃」(Come out of the closet)。

基本上隱／現是相對的概念，在界定「現」為「現身」、「走出衣櫃」時，就已預設先前是處於「隱」的狀態，才会有隨後的「現」；然而兩者並非僵化的兩

劉亮雅，《情色世紀末：小說、性別、文化、美學》、張小虹，《慾望新地圖》等書。

⁴⁰ 王德威，〈也是燼餘錄〉，收於林俊穎，《焚燒創世紀》(台北：遠流，1997 年)，頁 11。

極，隨著同志身分的認同、環境的變異，都有可能來回在隱／現兩極之間，或是時常面對或隱或現的抉擇。許多同志研究與同志個人成長故事都顯示「現身」是同志認同發展的中心面向，因此本文就以此主題作為研究的角度。探討小說中男主角是如何產生隱／現的問題、如何面對、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小說家透過何種寫作手法呈現此主題。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以「隱／現主題」為研究的主軸，探討 90 年代的男同志小說中主角面對此議題所呈現的風貌，藉由文本的分析、詮釋，結合同志理論、性別研究等相關知識，來開闢對文本的解讀面向，建構出男同志小說隱／現主題之間所形鑄的觀點與特色；同時討論小說家如何在文本中，透過書寫的策略，表現出隱／現不同的差異實景。

論文既以 90 年代的男同志小說為研究文本，因此首先透過文本的蒐集、選取與閱讀，精準掌握小說的發展與涵義，解讀書中人物與小說家所設計的代表意義。筆者為求深入論述與評價，避免廣泛的徵引而失去論文的焦點，故選取六本男同志小說來成為研究底本。⁴¹由於這六本小說分別貫穿整個 90 年代，內容包含有男同志面對愛滋病的陰影、情慾的宣洩、愛情的交歡、主體的認同、成長的歷程等，男同志不同的面向均有觸及，這 6 本小說雖各有不同的故事發展、分置於 90 年代中不同的時間點，然而均有具體呈現隱或現的情節特色。在此原則下，以此來作為研究的文本能讓主題更為明確聚焦，故欲探討「隱／現」主題時，選取這本六本小說來研究應具有代表性。

在確定研究文本後，則接續整理、閱讀前人的研究文獻，從有關男同志小說的研究文獻到「隱／現」主題相關的評論皆在分析、探討的範圍之內，藉由前人研究的心得，重新釐清論述的方向、挖掘研究的論點。在運用同志文學相關研究成果下，也須藉由同志理論、性別研究、後現代等相關觀點，對主題進行探討與評論。

⁴¹ 由於 90 年代中期後所出現的「酷兒文學」，本身即強調性別的流動性與多元的面貌，在性別的主體面貌並不確定；加上幾位出色的酷兒小說家的作品(紀大偉、洪凌)多偏向女同志主體或性別越界的情形，故本論文未選取酷兒小說為研究的文本。

第四節 論文結構

本論文結構安排，第二章以男同志小說的寫作背景與內容特色為題，先分析男同志小說於 90 年代興起的原因，再論述此時期男同志小說的內容特色，以期對男同志小說有一全面的認識。第三章則先論述男同志小說中所呈現的身分認同歷程，由於小說中的男同志身分認同並非一蹴可幾或自然天生，乃是歷經一段曲折的過程；而在這過程中主角漸漸從「隱」過渡到「現」，往往「現身」時也是確立同志主體或是肯定同志情慾的時候，在未完成自我身分時，則多處於「隱」的位置。因此，就由身分認同的探討，來認識從「隱」到「現」的曲折變化。第四章則以「衣櫃」為研究切入點，直接論述同志性向的偽裝與暴現不同的情景，討論小說中的主角性向或隱或現、身處隱現之間的各種況狀與考慮。從三、四章的論述中，都可看出男主角在異性戀社會下的處境，也由於身處其中，才會有隱／現情節的呈現。第五章以透過分析小說家對隱／現題材的處理手法，來呈現兩者的差異，也就是論述「隱／現」主題如何被書寫，作者所採取的手法為何。透過這三章的討論，將可清楚「隱／現」主題在 90 年代男同志小說中的實景、意義與觀點。以下則提要本論文各篇章的結構：

第一章「緒論」——首先交代論文的研究動機與希冀達到的學術意義；其次藉由回顧現有男同志小說的研究成果，除了作為立論基礎外，也希望從中獲得深刻的研究論點。後就研究的範圍加以界定，分別從 90 年代、男同志、男同志小說、隱／現等著手，以作為論文的研究範圍；再提出研究方法，來說明論文論述的方式。最後概論論文的篇章結構。

第二章「90 年代台灣男同志小說的寫作背景與內容特色」——首先從政治解嚴、同志文化、同志文藝、網路型態等面向，探討「同志小說」於 90 年代興起的成因背景，也藉此凸顯「同志小說」於 90 年代文壇的意義與價值。其次則探討「男同志小說的內容特色」，筆者藉由文本的分析與賞析，歸納出情慾書寫、對抗中心與身分認同等三大特色，並提出此三大特色所代表的意義。藉由對 90 年代男同志小說基本的討論，以利深入「隱／現」主題的探討。

第三章「隱／現之間——論 90 年代台灣男同志小說的自我壓抑／認同」——接續小說身分認同的成長故事而來，分析小說隱／現之間的同志身分認同，亦是探討男同志的身分認同歷程。小說裡主角的身分認同基本上有一可循的歷程，從同志情慾的壓抑，懷疑不安、怯於示愛、隱藏同志認同；到驗明正身的衝突，為不同主流社會的性別認同展開內在與外在的折衝；最後則是建立同志主體，肯定

情慾的發展。同志主體就在隱／現之間建立而成，從隱藏壓抑主體，慢慢過渡到現身出櫃，從中也反省身分認同一連串變動所代表的意義。

第四章「衣櫃內／外——論 90 年代台灣男同志小說的性向偽裝／暴現」——以「衣櫃」為論述的引介點，探討同志性向偽裝與暴現主題的表現。首先論述「在衣櫃之中」，討論男主角的性向，再分析男主角進入衣櫃、偽裝性向的原因，並探討與男同志息息相關的家庭、婚姻衣櫃。後以「衣櫃之間若隱若現」，探討同志性向來往於「衣櫃」內外，在隱／現兩極之中來回穿梭，創造模糊自在的空間；最後則進入「暴現」的主題，探討「走出衣櫃之外」的各類情形，由出櫃的對象與方法，分析現身時不同考量與結果。整章對同志進入衣櫃、走出衣櫃所遭遇的諸多問題進行討論，藉此了解異性戀體制於此的影響，和同志性向如何與異性戀體制應對、共存及受迫的情形。

第五章「90 年代台灣男同志小說隱／現主題寫作分析」——本章試圖探討小說家透過何種寫作技巧，來呈現「隱／現」主題。首先藉由人物心理的分析，對照出作者在設計「隱」與「現」時不同的差異，讓兩種相異的心情，對比鮮明的表現在讀者之前。其次以情節設計來探討主題的發展，作家以「由隱出發」、「伺機而現」、「偽裝之必要」、「離鄉出走」等四種情節類型，書寫出人物遭遇「隱／現」時的共同經驗。最後則以「場景」來作為分析的視角，透過「隱／現」主題登場時，社會背景與黑暗場景的烘托，讓主題的深層含義藉此渲染，以達到作者書寫的意圖。

第六章「結論」——歸納各章所得的論點，整理男同志小說隱／現主題所形塑的觀點，最後提出：小說在隱／現主題的創作時仍不免陷入二元對立的框架中，期待能出現跳脫「異性戀體制」去櫃化的文本，作為本文的結論。